

施文志

抄錄菲華女作家簡介《三》



詩文誌

菲律賓華文文學界的好朋友台灣作家詩人張香華女士在一九八八年為菲華女作家出版《茉莉花串》菲華女作家卷。由台灣遠流出版社出版。

張香華女士在《茉莉花串》《序》文中說：……「茉莉花串」集中，作者最年輕的才二十歲出頭，而年級最高的則已逾七十。她們無論年齡高低，都是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尖兵，她們的作品就是證明。例如年輕一輩的心字、心楓和心簡，她們年齡相近，連筆名都取得相仿，她們的文筆或許稚嫩，但，海外文藝的香火正靠她們來延續，而她們的筆鋒也閃爍著華文文學的火苗。中年一輩如小四、小華、王錦華、亞藍、劉純真、黃梅、董君君等，她們的健筆和豐富的人生閱歷、成熟的心智，使她們把旅菲華人流離的生活背景，異國社會的不同層面，刻劃入裡，化做一篇篇傑出的創作，不但開拓了我們的視野，也灌沃了我們的心靈。

張香華女士在《茉莉花串》書中附有作者簡介和評語，然而，這些都是一九八八年前的資料。

抄錄於此，讓更多的讀者知道菲華作家的多多少少資料。

11：枚稔：枚稔/原名李惠秀，祖籍中國廣東台山，服務於菲華教育界多年，課餘從事寫作。平日熱心藝文活動，關心菲律賓華人寫作，歷任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菲華暑期文教研習會」寫作及語文班主任。

擅長於散文，作品散見報章、雜誌。她對文藝的追求和愛好，受其先夫著名菲華

報人許芥子先生的影響頗大。

12：若竹：若竹/原名廖清意，在中國福建安溪出生，自幼移居菲律賓，在菲完成中學教育，並從父親讀中國古典詩詞。終於，在台灣國立台灣大學專攻中文，獲文學士學位。目前在馬尼拉華文學校任教。

若竹的散文，以樸素真摯見長。

13：范鳴英：范鳴英/本名。原籍中國河南，在台灣私立中國文化大學畢業後，遠適菲律賓，一面持家，一面繼續進修教育，現在聖多瑪士大學教育博士班研究中，並任菲律賓中正學院大學部副教授。

范鳴英有北方人的性情，有南國佳麗的教育背景和生活經驗，尤其是從台灣成長，在菲律賓生活，她的作品有跨越兩地的痕跡，反映出晚近移民婦女在菲律賓的觀照。

14：秋笛：秋笛/原名劉美英，出生於菲律賓，像許多華裔菲人一樣，執著於中國文化的認同，接受雙語教育，中文畢業於馬尼拉天主教聖公會中學，大學進入菲律賓聖多瑪士大學醫學化驗系功讀。到頭來，仍回到僑校的教育工作，寫下一代華文教育，付出心血。

像菲華文壇的特色之一，秋笛和她的詩人丈夫雲鶴，同時活躍於菲華文藝界，備受矚目。秋笛於六十年代開始創作，有「園丁的獨白」一書問世。

15：莎士：莎士/原名楊美瓊，祖籍中國福建龍溪。菲律賓聖多瑪士大學數學士。

楊美瓊對於文藝創作和文藝活動同樣愛好，小說、散文俱所擅長。曾獲台灣「海外文藝工作獎」，作品散見報章雜誌。

陳淳淳

解讀柯清淡先生詩歌的原鄉情結（下）



原鄉走廊

故鄉是一個多麼親切而美麗的名字啊，她是海外遊子心中的港灣、夢裡的搖籃、靈魂的歸宿。雖然腳步不能在家鄉永久的停留，只有在心中《許願》，我們來看看詩人在許什麼願；

我的心兒/掉落在家園的「蕃薯溝」裡/我的靈魂/困留於童伴的眼神裡/……//再揮別鄉土的我/走經祠堂口/茫然摸起斑發/迷信地許下這願：/若有所謂的「轉世」/「來生」還要活在此地/儘管這鄉野小村/是如此的簡陋、卑微。

離鄉情更濃，詩人把對故鄉的情感延伸到「來生」，許願「來生」還能做故鄉的兒女，這份厚重的鄉情，如涓涓溪流在海外赤子的心間流淌。有多少海外遊子千山萬水回到故鄉，就為飲一口故鄉的甘泉；吃一碗故鄉的「蕃薯粥」；踩一腳故鄉的泥土；聽一句故鄉的方言。不管故鄉是在繁華的街市或是在窮鄉僻壤，在遊子的心中，故鄉永遠都是最華美的宮殿、最溫馨的港灣，是記錄生命起源的原鄉。在故鄉，有祖先的守望，有我輩的足跡，有將來子孫尋根的標誌。

三、「鄉愁」——海外遊子心中的痼疾

海外遊子的心中根植著一份濃郁的鄉愁，無論走多遠，無論離鄉多少年，鄉愁總是如隱形的絲帶綁定遊子的情思屢屢揮之不去；鄉愁總是如春草般蔓延在遊子的思海裡；鄉愁早已成了海外遊子心中的痼疾。讓我們來看看柯清淡先生是用什麼《靈藥》來治癒這心中的痼疾；

雙手攬抱住——/長城的蒼石/鼻孔嗅吸著——/石苔的澀味/我自幼身罹的相思痼疾/竟霍然而愈！

連綿的長城是母親的脊樑，奔騰的黃河、長江是母親的血脈。詩人登上長城擁抱的可是母親偉大的身軀，多少年漂泊、多少滄桑、多少委屈已在祖國母親的懷抱裡撫平了。此刻詩人又情不自禁地《問祖》；

掌心按住城頭蒼石/一腔悽愴/一肚委屈……/五千年的炎黃史冊啊！/能容許我這『番客』/在冊角簽下中文名姓？

多麼赤誠、多麼渴望、多麼急切的声音，深深植入遊子的靈魂。詩人以深切的情感傳遞對祖國的熱愛，用赤誠的詩語表達遊子的期盼。讀著這樣的詩句，情懷怎能不被深深地撼動。翻開柯清淡先生的詩歌，最被觸動的是詩人那種對「根」的深切守望，他的詩歌蘊含著厚重蒼鬱的情感和著素守中的思想。

當一個人有了故鄉情結，他就注定要肩負一個使命，這個使命就是傳承與傳播「根」的文化。柯清淡先生儘管已是菲律賓公民，儘管他所受的是西文教育，但他幾十年來一直沒離開過「根」的文化，他用漢字書寫華人故事，用漢字梳理華人心聲，用漢字訴說鄉愁，在他的詩歌裡隨處都能觸摸到那厚實而深切的故國情弦，他的詩歌沒有以華麗的辭藻、高昂的格調張揚情感，而是以直白的詞素、沉實的氣韻表白情思。他的詩平讀則感動情懷，深讀則觸動靈魂。在他的詩中，鄉愁不是一枚郵票，鄉愁也不是一道海峽，鄉愁是盤結在心中的一个痼疾。海外遊子的鄉愁，是一部翻不完的書，每一頁都蘊著濃濃的情

蘇麗莎

先照顧好自己才能幫助別人



寶島來鴻

先照顧好自己才能幫助別人，這句話是一種自我照顧的重要原則，自我照顧是指我們對自己身心靈方面的照顧。

包括生理、心理、情緒以及精神等方面的需求，我們能夠好好照顧自己，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才能擁有良好的心理狀態和身體健康，也才能夠更多能量和資源去幫助別人，具體來說，先照顧好自己才能幫助別人應具備以下條件：

（1）身心健康是基礎，如果我們身體

思，讓人開捲動情、掩卷深思。「鄉愁」是華人華僑心中最厚重的行囊，「鄉愁」也是海外赤子愛國情懷的最美詮釋。

有對「根」的癡情，才有對祖國的熱愛。在遊子的情思裡，無論在異國生活多少年，都想著有一天能葉落歸根；無論在異國留下多少足跡，都幻夢著最後的足跡是留在故鄉。翻開詩人的《返塞曲》便會看到那份急切的願望；

琵琶何在？/昭君出塞時抱彈的/找它來！/我這海外的華夏遺民/急著要彈/一支現代《返塞曲》/伴奏她遙唱的《出漢關》/借長城悲風/貫入神州憶萬耳朵！

只有長居異國的遊子才能讀懂這樣思緒萬千、情感澎湃的心靈吶喊。只有久居異國的遊子，才能體味出詩人那顆被禁錮的心靈迸發而出的滿腔熱火在血管裡燃燒、在情懷中百感交集的赤子之情。每讀柯清淡先生的詩，總會被那種沉重的情感撞傷，也許是每個遊子的心中都藏著一個與「鄉愁」有關的故事的原故；也許是每個遊子的思海裡都有葉落歸根的渴望；也許是每個遊子的情懷中都盤繞著那個原鄉情結。

四、傳承——平凡的使命

承上啟下的觀念經過了幾千年的潛移默化，已植入中國人的思想。不管走到天涯海角，無論旅居在哪個國家，在華人的家中都能尋到鄉俗文化及原鄉方言的痕跡，而在華人社會卻能看到華文學校、華文報刊的存在，這些都是來自於「傳承」，似乎每個海外華人華僑的心中都裝有一個平凡的使命，就是將祖先留下那些語言文化思想習俗傳承給子孫，以完成承上啟下的責任。儘管他們希望子孫能融合扎根在旅居國，但他們更希望子孫記住他們是炎黃子孫龍的傳人。從柯清淡先生的《抵國門》這首詩中，我們看到了承上啟下的傳承方式；

嗚！嗚！嗚！/【鼓浪嶼】輪以汽笛向大陸招呼/在甲板上眺望的我/突然轉身俯首/摘下新配的老花眼鏡/抽出舊日手帕/拭一抹濕潤的眼眶/擦一擦被淚花蒸霧的晶片/轉回身以擅抖聲調/笑對睜眼四望的兒女說：/此地就是/你爸爸時常講起的/唐——山！/

從兒時隨父母離開「唐山」到帶著兒女回到「唐山」，幾十年的生命歷程中，柯清淡先生完成了承上啟下的責任，他不遺餘力地在菲華社會傳播中華文化，是在履行一個海外赤子的使命，因為他心中有祖國，他的原鄉情結就是來自於對祖籍國的熱愛，他的《指紋》表明了他對祖籍國的那份深切而強烈的感情；

空姐以溫馨的華語傳播：/下面是黃土高原的壺口/咱們正飛越黃河/我應聲急著倚窗鳥瞰/突生揮拳擊破機窗的衝動/要讓在異國磨掉指紋的雙手/凌空伸入母親河……/願她用乳汁輕揉細潤/指紋得重現/於宗邦的新天日月下。

在菲律賓，有許許多多像柯清淡先生這樣的愛國華人華僑，雖然他們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對祖籍國的熱愛，但他們以統一的方式在菲律賓傳播中華文化，菲律賓的華文學校、華文報刊之多首居東南亞，儘管這些華文學校、華文報刊經歷了滄桑與禁錮，但在菲華人的努力堅守中生存下來。從柯清淡先生的詩中，菲華人讀懂了一個平凡的使命——傳承。

（全文完）

宓月

在大海的那一邊（下）

——序溫陵氏新著《那年那天》



特稿

2010年8月，在溫陵氏的全力推動下，在中國駐宿霧總領事何時敬、宿霧文華大酒店總經理何安頓和宿霧華社名流賢達的共同見證下，中外散文詩學會第一個海外創作基地「菲律賓宿霧創作基地」正式簽約，2018年掛牌運行。從2010年10月開始，溫陵氏和我在有著一百多年歷史的華文大報菲律賓《商報》共同主編「中國當代散文詩作家作品專欄」，每週一期，每期推出一位中國散文詩作家作品。到第101期，我們把專欄更名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不再單純地刊發散文詩作家作品。迄今已推出639期，六百多位中國作家詩人。溫陵氏把每期報紙專欄仔細裝訂成冊保存起來，即使新冠疫情期間也沒有間斷過。在我主編的《散文詩世界》雜誌上，也推出了「東盟廊」專欄，重點刊發溫陵氏推薦的東盟十國的作家作品。十多年來，我們每週都在聯繫，討論專欄稿子。雖然編選稿件異常繁瑣，也沒有任何回報，不帶任何功利目的，但我們都沒有想過停下來。這是我與溫陵氏心照不宣的默契：只要能為中菲文化交流做一點事，我們就不會輕言放棄。

我們的堅持是因為愛，因為對文學的熱愛。文學傳遞的情感和思想是無國界的。文學的溝通交流，更能產生共鳴。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背景下，文學的世界性功能愈發凸顯。有人說，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我認為，文學更應該走向彼此，因為彼此都是世界無法分割的一部分。閱讀中國文學作品，閱讀菲律賓文學作品，都是彼此瞭解的最佳途徑之一。

2012年，我們從九寒溝參加筆會回到成都，溫陵氏接受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華人世界」欄目專訪，專訪的主題用的就是溫陵氏的一句話：「有了愛，就有了一切。」生命因為愛而精彩，文學也因為愛而有了深度和寬度。

當時，電視專題欄目組決定把溫陵氏的居家場景放在我家拍攝，為了模擬菲律賓的生活場景，我們齊心協力地把我家好好收拾佈置了一番。節目播出後，效果非常好，沒人看出「破綻」，我擔心影響「國家形象」的事也沒有發生。2018年7月，我再次到宿霧，在溫陵氏的家裡做客

時才知道，那都是因為溫陵氏的指點。

在溫陵氏的家裡，看到牆上掛的字畫，房裡陳設的書案、茶几、飯桌，我感到特別的熟悉和親切，好像回到了自己家裡，一點兒沒有身在國外的感覺。溫陵氏的家還有供奉祖先的香案，大紅的中國結，觀音菩薩和關公雕像。這些佈局、裝飾和擺設，比大多數國人的家更中式，更有中國傳統味道。當天晚上，溫陵氏特意為我們一行安排了隆重的家宴，置了一大桌菲律賓菜，拿出珍藏多年的好酒。他在《菲律賓菜世界第二》這篇文章中寫道，「宴客的最高規格是家宴，炭烤全乳豬、炭烤全雞（放山雞）、清蒸紅膏鰻、椰葉裹飯團（Puso）必不可少。手撕手抓無拘無束，飲收藏多年好酒，放蕩形骸。」

當溫陵氏帶我參觀位于宿霧郊外的定光寶殿時，我好像置身于國內的某座道觀。這是一座當地華人華僑捐資修建的祭祀中國思想家老子的道觀，雕飾有龍鳳圖案大殿屋簷，中文的匾額，建築風格也是典型的中式建築，與國內的道觀無異。

溫陵氏跟我說，「旅居菲律賓50年，以一個老華僑的平常心看世界，從另一個角度看菲律賓華人社會和海外華人華僑，忠實的記錄並保存下來，這是我一生的心願。」50年前，他帶著至愛的書《基度山恩仇記》漂洋過海，到「在異國他鄉我有了書齋」，溫陵氏從未放棄打造和豐富自己的精神家園。他筆耕不輟，不僅結集出版了《霧島濤韻》《過去未來共斟酌》等作品集，也身體力行，「通過文化交流來推動心靈的交流、思想的溝通和情感的交融，讓中華文化真正撥動外國民眾的心弦，從而為中國贏得更多的理解和認同。」（《請多關注海外華文文學》）當然，對客居他鄉、漂泊海外的人來說，有「此心安處是吾鄉」的灑脫，也有難以排解的「鄉愁」和無奈。

誰也無法預測，一篇文章、一本書、一個故事會給人們帶去怎樣的體會和感動，給予人們怎樣的生命能量和心靈啟發。當傳成權的身份由中國人轉變為華僑，當傳成權用溫陵氏的筆名寫下自己的生活經歷和人生體驗，浩渺的大海再也不能將他與祖國分開。

是為序。

2024年5月8日

林鴻東

莆田的「天地燈」



特稿

在莆田，油紙燈是一道尋常可見的風景線，而天地燈則是其中獨具特色的一種。

天地燈的燈盞設計古樸，呈鈍錐形，一面書有「天地燈」三字，字跡古樸而莊重；另一面則繪有龍紋，龍身如蟠，龍面猙獰，寓意著吉祥與威嚴。在這兩者之

間，有的還特意地繪上了兩尊天神，他們與蟠龍一起共同守護著這盞神秘的天地燈。

天地燈通常被掛在廳堂的廊簷之下，旁邊常配有插香的天地爐，兩者相得益彰，營造出一種莊重而神秘的氛圍。在莆田人的心中，天地燈前的位置被稱為「天地前」，這是一個神聖而莊嚴的地方。當家裡人出現糾紛時，他們習慣於在此解決，希望通過天地燈的庇佑，求得公正與和諧。